

古滇王国寻踪

两千多年前，中国西南大地。古滇王国神秘诞生，离奇消失。面对这一“千年悬案”，学界穿过历史疑云，编织时空经纬，拉开了一场持续60多年的探秘“马拉松”……

本报记者许万虎

两千多年前，中国西南大地。古滇王国神秘诞生，离奇消失。

面对这一“千年悬案”，学界穿过历史疑云，编织时空经纬，拉开了一场持续60多年的探秘“马拉松”。

如今，考古已过甲子，这座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云南古国，正渐渐拼凑出属于她的“谜样容颜”。

滇人何来

上世纪50年代，云南省晋宁石寨山。随着考古人员一阵惊呼，司马迁笔下尘封千年的古滇文明重现天日。大批青铜器出土，凝固、再现了滇人生活的往昔。

繁复的“青铜史书”上，出镜率极高的干栏式民居和铜鼓，为滇人起源研究贡献了最初的例证：滇人畔水而居，视铜鼓为圣物，充满越人文化的印记。

一时间，滇人以“越人为主体、伴居土著濮人”的说法占据主流。

然而，后来云南江川县李家山滇国墓葬群执伞俑、三骑士铜鼓以及石寨山叠鼓贮贝器陆续出土，为探源古滇国蒙上了一层疑雾。

卑微的执伞俑怎会屈膝跪于神圣铜鼓之上，驭马扬鞭的氏羌骑士从何而来，见惯了贝壳的古越人何以将其视作货币珍奇？

面对这些与越人行为极其违和的图景，考古学家作出了这样的假想——

战国末年，甘青一带的游牧民族氏羌人，不忍秦国侵扰，沿金沙江，一路向南迁徙。征服滇国的草原骑士，不识铜鼓为圣物，却视海贝为珍奇。

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志龙说，研究发现，叠鼓贮贝器是经过改造而成的，它原来的主人不可能破坏铜鼓。

关于滇人与氏羌人融合的历史，史书并无清晰的记录。然而楚人与古滇文明的瓜葛，却能在《史记》上寻到蛛丝马迹——

公元前3世纪，秦发兵攻楚。楚国应秦之策，久议不成，楚将迁请纓西去借兵，一路行至滇国。后来，请兵失败加之返楚之路为秦所断，庄蹻



▲古滇国墓葬群最为集中的石寨山。

终“变服从其俗”，成就一代滇王。

然而，“庄蹻王滇”却因难觅考古证据而显得扑朔迷离。时至今日，滇国墓葬发掘并未发现任何有关楚国文化的痕迹。

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凡推测，庄蹻也许并未真正到达过滇池地区，他来之之前，滇国已经拥有独特而辉煌的文化。

考古工作千头万绪，史书又太过吝惜笔墨。氏羌果真曾经因迁徙而来？楚人参与滇人融合或多或少？

滇人身份密码，学界至今聚讼难决。

滇俗何貌

出土于石寨山、李家山等古滇国墓葬群的大批青铜器物，可谓描摹了滇国社会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排排房屋长脊短檐，人居其上，牛羊居其下，

彼此相安和谐；与百姓所居干栏式建筑的清淡素雅不同，青铜器上捕获的王族宫宇则散发着一股庄严神秘。

经模拟复原，华丽的王宫建筑清晰可见，滇式牌坊巍然矗立，直通酋长议事大厅；牌坊附近，雕塑精美的铜柱比肩而立；宫殿一侧，偌大的祭台上铜鼓静置。

一件出土于石寨山的贮贝器，让人们得以近窥祭台深处的诡谲——

身盘蟒蛇、顶置异兽的祭祀柱下，女巫口诵神秘咒语，男巫头顶高帽、身裹毛皮、提膝弄舞，高耸的猎头柱上，即将献祭的奴隶全身痉挛、面目狰狞。

与猎头柱上的恐怖惊悚不同，祭祀广场上熙攘的人流神色自若、表情明快。滇人之外，高鼻深目、耳带大环、长须异装的外国商客，手牵牛马，往来穿梭，充满异域风情。

专家推测，当年古滇国祭祀广场除了主导祈

福送崇仪式，很可能还兼具易物流通的功用。

不仅如此，纵览出土青铜器物，大量扣饰着以立体浮雕，透露出与古滇国原始农耕文明并存的草原狩猎文化印记——

一面是牧歌炊烟，一面是骑马狩猎；一面是牛羊漫步，一面是虎豹搏杀。

滇人好水，石寨山出土铜鼓残片上，平野河湖、鼓乐泛舟的闲逸时光得以留存：人们站成一列，居小船之上，口吹葫芦丝，曼曼起舞。

可是谁料船上起舞的主角实为“偷梁换柱”。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人员李伟卿发现，氏羌人保留了铜鼓上船体纹饰，抹去船上原有的人物形象，以氏羌人形象取代滇人。

古滇国数百年，几经易主的青铜器堆叠着多少文化融合的符码？今人所探，不过冰山一角。

青铜器之外，前不久，云南晋宁上西河遗址又有新发现：滇国村落房屋密集分布，诸多井栏原木堆叠，并深各不相同……



▲展现滇人生活风貌的出土青铜贮贝器。

凡此种种，怎能让人不念及当年古滇国的山田园生活。

滇国何去

“庄蹻王滇”之后，滇国何如，并无所载。当历史断片儿一个多世纪之后，《史记》再次提及了这座久违的神秘王国。

云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林超民介绍，汉武帝时，联通巴蜀与身毒（今印度）的“蜀身毒道”进入汉朝视野，汉武帝遣汉使经此结盟西域，意欲冲破匈奴围困。

最终，结盟之事未果，富庶的古滇国却经汉使之口，彻底告别了偏安一隅的宁静：汉王朝在滇国“立益州郡，赐滇王印”，让滇王复长其民。

滇王尝羌受印不久，滇国竟戛然而止于历史尘埃。林超民说，时至今日，史学界和考古界探寻古滇国消失之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。

战争，灾害，还是阴谋？杨凡发现，滇王受印之后，滇国所属西南地区部族与汉王朝开始持续冲突。但滇国的消失是否与此场冲突有关却不得而知，后来的考古发掘也没有找到滇国被为汉军所灭的任何证据。

一些人认为，随着汉代郡县制在滇国生根，中原官员在滇国强力推行汉地文化，终至滇国消亡。“融合不可能一时便完成，这类说辞也找不到考古和历史学证据。”云南省博物馆馆长马文斗对此心存疑虑。

也有学者推测，郡县制在滇国推行之后，汉地移民涌入，与滇人竞争良田和水源，直至矛盾激化，终酿灭国之难。滇人被迫南迁，消失融合在南方少数民族之中——

经田野考证，如今云南哈尼族巫师的舞步，与古滇国青铜器上展现的祭祀舞蹈惊人相似；而一些傣族分支至今仍然盛行着与古滇国祭祀如出一辙的鸡卜巫术。

历史的真相并不十分明朗。古滇国寻踪之旅，也许才刚刚开始。

南城古桥：安然静卧中守心修身

“

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——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朱熹这首《观书有感》竟与南城一座古桥同呼吸共命运……

揭方晓

古桥，是最安静的了。江西省南城，就有许多这样安静的古桥。

县城西行十余里，就是传说中沧海桑田的见证者麻姑修道之处麻姑山。拾级而上，可见一座小桥，名叫龙门桥。桥为单拱石桥，长约七八步，宽只四五步，桥上有亭，勉强可遮风挡雨。

据记载，龙门桥古称三峡桥，始建于宋代。清嘉庆二十三年（公元1818年）毁于山洪，道光元年（公元1821年）进士廖连重建，宣统元年（公元1909年）邑人周达重修。龙门桥东面上端为石刻门额“龙门胜迹”，门左右刻有对联：“看不尽水秀山明十万户人烟现无遮境；叹从来桑田沧海大千重世界作如是观”。西面上端为石刻门额“丹霞洞天”，门左右刻有对联：“莺萝径僻通樵斧；瑶草春深锁洞云”。“龙门胜迹”“丹霞洞天”据说是宋人手书碑刻。

龙门，又名禹门，指的是黄河从壶口咆哮而下的晋陕大峡谷的最窄处，相传黄河鲤鱼跳过这里就会变化成龙。古人将这桥称之为龙门桥，至少从地形上看是恰当的：此桥下游山谷幽深，两旁之山势如合掌。及桥处，则窄而长，落差陡然增大，涧中之水非飞跃不能成行。而桥上游水面宽平，水流平缓，鱼游其中，悠然自得。

龙门桥不远处，有座道观，叫“仙都观”。南宋景定元年（公元1260年），年仅25岁的文天祥感于朝廷权奸当道，自己既不愿尸位素餐，混迹官场，更不愿同流合污，遭人诟病，只愿暂时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，寻找一条救国济民的妙方良策，于是主动请



▲万年桥全景。

照片来自网络

求“祠禄”，成继抗金名将李纲之后，又一位栖身仙都观的著名主官。

“那有道则仕，无道则隐”，这是文天祥的处世哲学，也是古代士大夫的人生追求。可是，铁蹄滚滚，兵燹四起，万里河山，每一寸都在流血，每一处都在泣号，又有哪里会是真正的归隐之地呢？书生许国，唯一一腔温润的血。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在国运风雨飘摇之秋，文天祥毅然掷笔持戈，最后以死报国，留下一片丹心长存天地之间。

当年，文天祥或许就是经过龙门桥出山的，完成了从一个书生到民族英雄的人生升华。从此，这座桥就安静地守护着这抹温暖的历史气息，不肯再食人间烟火了。

南城古桥，就是在这样的安静中，拥抱自己的“守心之美”。

因盱江河（抚河上游）穿境而过，南城县城自古就有河东、河西之分。连接两地的，是一座悠长的石拱桥，名叫太平桥。这是一座始建于宋嘉佑五年（公元1060年），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无限向往，而又屡屡屡建千年的古桥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此桥又名“留衣桥”。

据记载，清咸丰十年（公元1860年），建昌（今南城）知府隋藏珠应诏履新。由于他在任时廉洁严厉、勤政爱民，为“百年来所仅见也”，离任那一天，经过太平桥时，当地

百姓黑压压的一大片，跪拜桥前苦苦挽留，不肯让其经过。隋藏珠非常感动，于是解下身上穿着的青布衣衫给百姓留作纪念，挥泪而去。至此以后，太平桥又被称之为“留衣桥”。

隋藏珠留下的这件青衫，必定值不了几个钱，想来也只是寻常之物。以他清正廉明的“为官风格”和“处事态度”，是不会也断没有多余的闲钱来置办鲜衣华服的。可是，当这件普通的青衫从隋藏珠身上脱下后，因为有了“体温”，有了“人情味”，人们却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珍贵，比什么都重要，还给它给一座千年古桥命名。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啊！这种感情，至今犹在，就似桥下的江水，奔流不息，也似河畔的蒹葭，生生不止。

每到傍晚，桥上常有人临风而钓，细长的钓杆、隐约的丝线，一点点融合在逐渐浓厚的夜色里。耳边，若有若无的水声，似人在呢喃，似风在低语，在两岸早已绽放的斑斓华灯的簇拥下，安静地流淌……

南城古桥，就是在这样的安静中，拥抱自己的“修身之美”。

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宋代理学宗师朱熹的这首《观书有感》竟与南城一座古桥同呼吸共命运。这座古桥就是活水亭桥。

亭桥，既是亭，也是桥。古人出行，不

像今天这样方便，官吏奉差出入，举人进京应试，抑或是庶民百姓走亲访友，大多都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走向他们的目的地。于是，那些古道上，五里或是十里必有凉亭、铺屋供人休憩。

活水亭桥位于南昌上塘镇源头村东北方向200米处，全长27.7米、宽4.6米、高4.9米，有三拱两墩，桥身均用青麻石砌成，桥面用红石条横铺，桥栏杆板上雕刻有栩栩如生的缠枝卷草云纹。亭桥构件，无一颗钉子。

据考证，南宋庆元元年（公元1195年）朱熹来到建昌治下的南城县，应邀到源头村的“读书堂”讲学。他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，每天都喜欢去翻阅村中吴氏书楼的藏书。在朱熹的眼里，这里天空中聚散无形的云影、书楼前小小的池塘、村子里蜿蜒曲折的水渠，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便情不自禁地吟出了这首充满哲理的诗句。其中的“源头”“活水”既是对源头村的真实描绘，又是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
由于久经风雨，前些年这座桥破损严重，当地政府出资做了一些简单修复，其顶部藻井瓦面、桥上红石围栏、桥中木结构长廊等部位，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原则，被成功修缮。从此，朝霞起兮，夕阳落时，这座古老的亭桥，又安静地与青山为伴，为活水铭志。

南城古桥，就是在这样的安静中，拥抱自己的“明理之美”。

无疑，无论是龙门桥，还是太平桥、活水亭桥，都是“别致风景”，更是“文化使者”。只是，如今这样的“别致风景”和“文化使者”大都渐行渐远了，留给我们的却是越来越模糊的身影。如果不注重保护，将来某一天，它们或许会轰然倒塌，只留下残垣废墟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。

南城的桥梁建造史可上溯至唐朝，唐广德二年（公元764年）在县城北隅建造石拱桥——湖桥，后来先后修建了太平桥、通福桥、廊桥、普济桥、万年桥等大小古桥209座。但是，现存有名的古桥遗存已经不到20座了。

万幸的是，南城县正不断加大古桥的保护力度。像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年桥，曾处于交通要道之上。为了保护它，南城借助“渡改桥”工程，在其附近新建了通车用的桥梁。

愿这些承载南城历史与文化的古桥，都能够安然静卧。

王旭宁

久住城市的二姐每每回到老家，说的头一句话便是“我最想念的就是姥姥家的小高阶儿”。在我们家乡，说高阶就是厕所。至于是不是这俩字，我真不知道。她这么一说，我亦有同感，原来怀念小高阶的大有人在。

奶奶家的院子，树木扶疏，日影斑驳，石板铺就的院落高低不平，可是却成了我一辈子最美好的记忆。西屋的侧面是一个几近废弃的园子，仿佛鲁迅笔下的百草园。

我家的茅厕就位于园子的最东边，上世纪80年代时，农村的茅厕普遍没有防雨设备，爷爷就给它加了顶，虽是片石代瓦，却也是低调的奢华。设计上匠心独具，一是区间分离，保证卫生。一字形的坑口被分割成了两个区间，一面排便，一面出污，各负其责，干净卫生。二是“滚动”设计，温柔“入水”。承接便处采用坡道滚动设计，避免“炮弹”直接“跳水”，这个设计免除了“炮弹”过于强壮时造成溅臀的尴尬。三是坑口小巧，方便安全，小孩也敢跨跨，小鸡小猫也从没掉进过。旁边的旧瓦盆里放着写完的作业本和报纸，以便仓促人的临时之需。现在想想都是老辈人细心如发，时刻体察家人的三急之需。旧瓦盆里的手纸源源不断，总是快没的时候就立马 replenish 起来。我小时候如厕，喜欢一边蹲坑，一边看姐姐们的作业和老师的批改，发现错的多就去找小报告。每次如厕，像是走进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，不被打扰，静想心事。

我家的茅厕像一个和善的老人，慈眉善目，迎来送往，把不登大雅之堂而又必须解决之事变成了一种享受，让人安静地享受，甚至有一种留恋，成一种习惯。郁闷时进来想想心事，烦躁时进来平心静气，一举两得，一根烟功夫，心平气和地走出去，不再针锋相对，重修旧好。一月两月之余，家人集体挑粪，那年月这是宝贵的肥料，颗粒金贵，不容浪费，正所谓春雨多情，浇醉千顷麦浪；大粪有义，催饱粒粒金黄。朴素的祖辈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宏论，却用古训实现了绿色循环。庄稼绿得发黑，土地肥沃松软，瓜果飘香，和谐顺畅。

如今有些乡村，仅有的茅厕东倒西歪，且家家落锁，外人想上个厕所都难，憋一泡屎尿急急找寻邈邈方便之所。男人倒还好说，可也总提心吊胆，怕人看见，高度紧张。女人呢，拉肚子的呢？估计大家都深有体会，这是乡村的现状。而有的城市也好不到哪去，首先是找不到，再一个是浪费惊人。抽水马桶，每次都要足足冲掉一桶水，我的那个心疼呀！

一个国家物质文明看厨房，精神文明看厕所。排泄之事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，是正人君子羞于启齿之事。可是却是每人每天面对之事。我所居住的这座小城，风景秀美，游客日增，可也偏偏少那么几个厕所，要我说，就多建几座旱厕吧，节能环保，干干净净，让晨练的老人方便，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方便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方便，轻轻松松，快快乐乐。